

客語疑問代詞「麼」的來源與演變*

賴文英

靜宜大學

本文從語法化與詞彙化互動之觀點探討客語「麼」相關疑問語詞的來源與演變。主要透過漢語方言比較，以及有關「麼」、「个」等相關語詞歷時來源與共時音韻的考察，加上從客方言內部句型結構的演變及構詞能力的分析，主張客語的「麼」是個依前詞素，其中「麼个」、「做麼个」在客語發展的一開始，即可能先從短語因重新分析而歷經了詞彙化，同時從語詞或構式語法功能變得較虛來看，「麼个」、「做麼个」的形成也具有結構類型及其成分重新分析的語法化特徵，至於具能產性的「V 麼个」則屬重新分析、構式類推與語用功能強化的語法化結果。

關鍵詞：疑問代詞，麼，客語，詞彙化，語法化，語用功能強化

1. 前言

客語疑問代詞在漢語方言中有其特殊性，加上這塊領域少有學者探究其演變、成因，相關文獻多為語料陳列或描述，因而促使本文想以不同於傳統的方法來探討客語疑問語詞「麼」的共時變化與歷時演變，含「麼儕」（誰）、「麼人」（誰）、「麼个人」（什麼人）、「麼个」（什麼）、「做麼个」（為什麼）、「V 麼个」（為什麼 V→含疑問與非疑問性的語用功能）的形成與演變。

客語疑問代詞主要分成四系：「麼」系、「哪」系、「仰」系、「幾」系，各有各的語義、語用與語法功能，可分別指人、數量/時間、時間/空間、原因/性質等。相較於其他方言，客語「麼」是個奇特的字，不單獨使用，必須和其他字結合以構成詞，構詞力弱，只能與指人的「儕」、「人」以及「个」結合，但使用頻率卻極高，「麼」應為一依前疑問詞素。本文以客語「麼」系疑問語詞為探討焦點，從歷時來源與共時音韻、構詞，以及與其他漢語方言比較，認為「麼儕」是先存在的詞，帶有底層詞成分，或與「麼人」共存使用，而「麼」與指代

* 感謝匿名審查者所提供的諸多寶貴意見，本文如有疏漏之處，責在作者。

人的詞組結合成「麼个人」，之後詞組結構經由重新分析而形成「麼个」，此為詞彙化與語法化相互作用的結果，並循著語法化的途徑分別指向事物、空間、時間、原因、性質等。除了「麼个」之外，疑問代詞「做麼个」的形成應也同樣歷經結構重新分析的詞彙化與語法化互動的歷程，而「V 麼个」則因重新分析、構式類推與語用功能強化而具語法化現象。

本文結合三種研究方法：文獻彙整法、田野調查法、比較分析法。書面語料來源有：1. 行政院客委會編《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初級（四縣腔）》、《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中高級（四縣腔）》；2. 教育部編《教育部台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3.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言詞彙》(1995)，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1999)；同時參考其他漢語方言或客方言相關文獻中的語料與分析。以往衍生語法主張的是：句子可經由極有限的語法規則而衍生出無限合法的句子。本文有些語料需對應到現代漢語，為免受其詞彙、句法影響，所以必須從生成語法角度生成相關的客語語句，但又為避免主觀性的語法生成，故凡是於文中使用之詞彙、語句，其來源除引用文獻外，將經由田野調查詢問母語使用者的語感，以求句子的客觀性與合句法性，或從發音人的自然語料中，選取和疑問代詞有關的句子。本文田調範圍集中在桃園地區，四縣腔或海陸腔均可，若和台灣通行腔（苗栗四縣或新竹海陸）有所不同的將另說明；¹ 田調對象以年長且擅客語者為主，除土生土長人士之外，也不排除田調方言混合區的語言情形。以往田調多注重土生土長的「語音保留」，殊不知透過方言混合區的語言比較，或更能得知語言可能的流變方向。² 比較分析有共時比較與歷時比較，共時比較包含客語次方言的內部比較或內部的句型結構變化，以及客語與其他漢語方言的共時比較，以分析客語疑問代詞的來源及其演變的情形；有鑒於客語古籍資料的不足，加上有關客語疑問代詞的研究並不多，因而較難進行歷時比較以直接論證「麼」相關疑問語詞的來源與演變，這部分有兩種替代方案：(一) 以同源語的古籍漢語為參考；(二) 以共時比較補歷時比較的不足，含透過疑問代詞「麼」在客語中的內部分布與漢語方言之間的共時比較來進行分析，藉此擬測「麼」相關語詞可能的來源及其發展。雖然本文還無法達到以「量」來分析語言的程度，但就漢語方言內部來說卻可先釐清方言之間相關的類型問題，因而本文從漢語方言語法比較的相關研究成果當中，觀察分析客語在其

¹ 本文研究非以語音為主，涉及語音的部分將以 IPA（國際音標）標音。

² 本文田調年代為 2010 年，主要發音人（另含其他次要發音人）為：桃園新屋地區 A 女 74 歲，新生村，職業為家管，四縣為母語，亦兼海陸，非世居者；B 男 69 歲，新生村，職業為退休公務人員，海陸為母語，亦兼四縣，為世居者。

中扮演的角色。

本文除前言、結論與餘論外，另有第二節的文獻回顧，主要從漢語方言觀點探討「麼」與「个」相關的文獻，接下來則為有關的理論分析；第三節為疑問代詞「麼」語法化與詞彙化的互動性，探討四個議題，包含「麼」與「麼个」的歷時性與共時音變、客語問人疑問代詞的來源、「麼个人」與「麼个」的形成與演變、「做麼个」的詞彙化與「V 麼个」構式的語法化，結合共時與歷時分析以釐清和「麼」有關疑問語詞的來源，同時也探討語法化與詞彙化之間的互動機制。

2. 文獻回顧

因「个」與「麼」結合上有密切的關係，故以下先回顧相關的研究，並對語法化與詞彙化做一理論分析。

2.1 「麼」與「个」相關的研究

客語語法的研究早期主要為系統性的描寫語法，如：羅肇錦(1984)、何耿鏞(1993)、陳修(1993)、項夢冰(1997)、林立芳(1999)等，大致不脫趙元任(1980)漢語語法的格局，但卻提供客語語法廣角性的視野。客語疑問代詞的研究，基本上以描寫性的為多，以林立芳(1999)為例，作者將客語疑問代詞依語法功能分成問人、問處所、問時間、問數量、問程度、問事物、問情狀方式原因等七種類型；項夢冰(1993)將連城客話疑問代詞的非疑問用法分成周遍性、虛指、反問，以及「是物」可表否定、列舉、意外，「幾」表程度深，「那久」和「緊」配合表某種動作行為或性質狀態早已實現等八種類型。以下，我們將著重在有關「麼」以及和「麼」結合上具密切關係的「个」做一文獻回顧。

漢語方言「麼」相關疑問代詞的來源，學者大都認為是從「物」演變而來，據太田辰夫(1988, 1991)的考察，「是物」在語源上，前字「是」表疑問，後字「物」為名詞，但有時「物」即表疑問，以「何物」來說即有兩條演變途徑，一由「物」失去意義，僅由「何」承擔疑問，二由前字「何」輔音弱化成「阿物」(或「阿沒」)，「阿」成無意義之詞頭，由「物」承擔疑問，今寫成「麼」或「麻」、「嗎」。湘贛語中的疑問代詞正好承接兩者的形式，兼具「啥」系與「麼」系疑問代詞。據魏培泉(2004:249-251)考察，³「何物」在二、三世紀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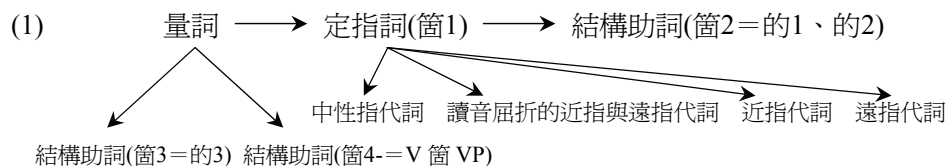
³ 魏培泉(2004)提及疑問代詞在漢代以後的演變，包括了舊形式的簡化、新用法、新形式的產生，以及詞序上的變化等，這些變化模式可供我們在探討現代漢語疑問代詞來源時的參考。

以詢問具體物件為主。呂叔湘(1985:128-130)推測「是物」可能是由「是何物」中「何」字脫落而形成。到後期，表「什麼」相關的問題詞有「是勿、是沒、拾沒、什物、甚物、甚沒、甚末、甚、甚摩、甚麼、什麼、啥」等(王力 1980, 張惠英 1982, 呂叔湘 1985, 太田辰夫 1988, 1991)。其中「勿」、「沒」、「物」、「末」在漢語方言中，都還保留入聲韻為多，「摩」、「麼」二字則可能是因語義虛化與語法功能變虛而導致入聲韻消失，但無論如何，它們都還保有中古明、微母聲母的特質。部分方言中的「什麼」之後則省縮為「麼」(呂叔湘 1985:127)。只是我們沒有發現「麼」獨用的階段，且方言間「麼」的演變，有的有共性的發展，如客語、冀魯官話、中原官話、湘語，「麼」與量詞或指代詞結合成疑問代詞；有的則不如此變，如官話區有「做麼、幹麼、麼兒、麼事」等的用法，湘語與贛語有「麼子」、粵語有「麼誰」的用法，但這些區域的問人疑問代詞除了客語是典型的「麼」系——如「麼儕、麼人、麼個人」，⁴ 其他方言都還兼有「誰」系或「啥」系形式的用法。透過漢語方言問人疑問代詞的比較看客語「麼」系疑問代詞，確有其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可透過歷時的縱向角度與方言的橫向角度來理解其成因，對此，我們將在後文討論。

至於客語常與「麼」結合的「个」，除了賴文英(2010a, 2010b)做過初步的探討之外，文獻少有這方面的研究，實際上「个」的發展與漢語古籍中的「个」或「箇」有關連，以下我們從漢語方言有關「个」的角度來回顧相關的文獻。王力(1980:236)指出「个」原來只是竹的單位，如《史記·貨殖列傳》：「木千章，竹竿萬个。」「个」字的應用範圍到唐代時則擴大許多，包含指人的單位也可以稱「箇」。趙日新(1999)也指出結構助詞在北方官話屬「的」系，在東南方言則多屬「个」系，指代詞在北方官話主要使用「這」、「那」，在東南方言中部分則與結構助詞「个」相同，且東南方言的「个」在結構助詞與指示代詞的用法，普遍均和量詞的用法有著密切的關係。趙的分析具有「个」宏觀面的方言比較探討。石毓智(2004)提及「个」的指代詞用法最早見於隋唐初期的文獻，而結構助詞的用法直到唐末的文獻才出現，也就是說石認為做為結構助詞的「个」是從量詞演變成指代詞，而後指代詞再演變成結構助詞。石的分析具有「个」宏觀面的語法化探討。不過，汪化雲(2008:76-77)指出前人對於「个」的分析不夠全面，且其語法化的過程並不具體，因而作者結合了「个」的地域分布，並從不同的方言現象探討語法化的微觀過程，並認為漢語方言的「个」可從量詞直接演變為結構助詞，且量詞先演變成定指詞而後才演變成指代詞，例如，汪化雲從地域

⁴ 客語另有「做麼个」(為什麼)的形式，此為後來的發展，仍可歸入「麼」系。相關探討參見下文第三節。

分布與微觀角度指出漢語方言中「箇」（即「个」）的語法化途徑有如下的演變模式（整理自汪化雲 2008:76-139）：⁵



所謂的定指詞是指：「照應作用大於指示作用，主要用來表示上文已提過或雙方都明白的有定對象，不須分遠近指。」（劉丹青 1999:111）也就是呂叔湘 (1985:202-204) 所說的常常用於回指或當前指的詞。汪化雲指出 (2008:86) 定指代詞的功能與一般指代詞相同，而典型的定指詞則比較複雜，主要和表現在各方言中此類詞義項的多少有關，同具有「這、那」和「這麼、那麼」的意思，作者並舉浠水方言為例：「我結婚他就送了箇1兩套衣裳。」（我結婚他就送了這兩套衣裳。）至於客語的部分，汪則認為 (2008:98-99) 梅縣方言中「解」本為箇1，為典型定指詞，同具近指與遠指的功能，後因聲調屈折而分化為近指與遠指兩種功能，其舉例為：「解兜人來做脉个？」（這些人來幹什麼？）其中「解」可解釋為「這」，後頭出現的「脉个」（同本文的「麼个」）則為「个」字，可見作者並不把本文所指「麼个」中的「个」視為定指詞，但也未指出此處中的「个」性質為何。

大致上，台灣客語的「个」同具有量詞、指代詞、結構助詞三大用法，之間具有同源關係，但用字上已分工為常見的「個」、「个」、「該」等，但對客語而言，基本上都與「箇」同源。

2.2 語法化與詞彙化

當西方學者 Heine et al. (1991)、Hopper (1991)、Hopper & Traugott (1993) 等的語法化理論 (grammaticalization) 引進到客語的研究時，劉英享 (2000) 以東勢客語情態詞「愛」與「會」為例談語法化；Lai (2002) 從語法化角度分析客語的動詞「到」；江敏華 (2006) 也從構式語法與語法化角度探討東勢客語「同」與「分」

⁵ 本文認為此圖表仍有探討的空間。將此圖表和石毓智 (2004) 主張「个」演變是從「量詞→指代詞→結構助詞」做一比較，不同的是汪化雲認為：結構助詞不是由指代詞演變而來的。此問題和漢語方言「个」的類型演變有關，牽涉範圍較廣，本文暫不詳加探討，僅就和「麼个」中「个」性質可能有關的定指詞與指代詞的演變關係來參考。

的語法特徵。這些研究具有客語語法研究上指標性的意義。

語言當中的語法化與詞彙化包括共時與歷時的變化，例如，漢語方言的共時語料當中，普遍存在介詞與動詞並存的用法，但在歷時文獻中，我們發現介詞常是由動詞發展而來的；此外，魏培泉 (2000, 2003) 從類型學角度探討上古漢語、中古漢語、近代漢語的語法特徵時，漢語語法實已歷經了不同時期的類型變化，此是從漢語語法的宏觀面探討語言演變的類型變化。本文擬先從微觀面探討疑問代詞，以爲往後漢語方言語法比較的類型學基礎。

在共時的變化當中，語言普遍存在著不同的語詞，其個別基本語義之間的特性若相互融合時，進而便形成詞化，Talmy (1985, 2000) 提出「詞化」(lexicalization) 的觀點，認爲詞化是語義分別整合成詞的過程及其結果，而詞化模式 (lexicalization pattern) 則是能夠跟一種語言的動詞連繫起來而使得意義類型產生普遍化，並著重在運動事件框架的表達模式，而且形式成分與語義成分之間的關係在大部分情形之下，不是一對一的對應關係。Talmy 從類型學角度以動詞爲中心對運動事件進行系統描寫和分類，但事實上，詞化模式不限於動詞結構，例如「肥貓」一詞，以往將之視爲偏正短語，「肥」爲修飾性的定語，但此詞用於媒體報導台灣某類政經新聞時，「肥貓」一詞的詞義無法完全從字面義獲得解讀，其非字面義的形成過程不長（但還是存在著歷時演變的因子），且是透過某類事件框架而形成，比較像是共時層面因事件框架與詞義整合而突變 (abrupt) 形成的詞化現象。相同結構形式形成的非字面義詞彙還包括：⁶「深喉嚨」、「白玫瑰」、「恐龍法官」、「黑手」等等，且前半部的詞素均非純粹爲一修飾語。

相對來說，在歷時的變化當中，語言普遍存在從句法到詞法的轉化現象，Givón (1971) 即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指出：「今天的詞法曾是昨天的句法」，此即詞化的概念。Hopper & Traugott (1993:223-224) 也認爲詞化是語言材料演變爲詞項或通過吸收語言材料形成詞項的過程。董秀芳 (2002) 將前述現象稱之爲「詞彙化」，⁷ 作者從漢語雙音詞衍生的三個主要來源來探討雙音節衍生的詞彙

⁶ 此處所舉非字面義的詞彙例子，說明如下：「肥貓」（來自美國黑話，因爲吃得好的貓一般都很肥，所以把特別有錢的人比做口語性的 Fat Cat，後來引喻爲管理績效不彰又坐領高薪的企業董監、經營高層）；「深喉嚨」（借自英語，指政治上秘密的消息來源）；「白玫瑰」（1. 白，代表白色恐怖，人民要反抗到底，反抗一些法官草率審理孩童性侵案，而讓歹徒無罪釋放逍遙法外。2. 白玫瑰，代表純真無瑕可愛的小女孩。）；「恐龍法官」（因法官輕判性侵未滿七歲幼童的嫌犯，引起民怨，他們與現實脫節，彷彿活在以前一樣，因而將不適任的法官稱爲恐龍法官。）；「黑手」（1. 從事機械修理工作的人。2. 在幕後策劃操縱的人。）其中較爲早期形成的「黑手」還可以在字詞典中找到詞項與釋義。

⁷ 雖然漢語方言詞法與句法的界線有時不易劃分，但我們仍能就共時語言當中典型的詞法表現與短語結構來分析，對於模糊的部分（即似詞又似短語的部分），或反應語法化或詞彙化中間的過渡現象。

化過程：一是雙音詞從短語變化而來，這是雙音詞最主要的來源；二是由語法性成分參與組成的句法結構固化而來；三是由本不在同一句法層次上，而只是在線性順序上相鄰接的成分變化而來。例如，作者從歷時角度論證古漢語「窗戶」本是「窗和門」的意思，為並列短語結構，後來「戶」（門）的意思脫落了，「窗戶」固化成詞彙。不管從共時或歷時角度看語言的變化，共時與歷時不是絕對二分的，詞彙化雖透過不同義位合成語詞，但其語義的界定由原先的結構概念轉變為語詞概念，語詞的識解非個別成分的相加總合，其意義必須放在整個框架之中來理解，其變化具有過程性；此外，我們在共時平面中，語詞語義或同時存在字面義（如「白玫瑰」為「白色品種的玫瑰花」）與非字面義（如「白玫瑰」之意為（見註 6）），但這種表面上看似因突變而形成的詞彙化，其發生的先後關係或產生新詞義的原因，通常還需藉由歷時角度來還原。

「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 通常相對於詞彙化（但不是絕對相反方向的變化），指的也是一種「過程」，指的是語言中意義實在的音、詞或句法結構轉化成意義虛靈、表示語法功能的成分，甚至最後在語句中成為語法功能更虛的成分 (Heine et al. 1991, Hopper 1991, Hopper & Traugott 1993)。不管是詞義變化或重新分析，都有可能成為誘發、影響漢語詞彙語法化的因素（劉堅、曹廣順、吳福祥 1995）。例如，從共時角度看客語表達身體部位的「背」（後背），在「你個後背有蟲仔」（你的後背有蟲子/你的後面有蟲子）或「屋背有蟲仔」（屋後面有蟲子）中，前幾例的語義即呈現一種「過程」方面的變化，「背」從身體部位逐漸轉變成單純表示一種空間關係：後背→後背/後面→後面，「背」逐漸成為附著成分的方位詞，演變到後來，「背」也不具「後面」的意思，純粹為表示方位的詞綴，如「底背」（裡面）、「外背」（外面），Heine et al. (1991:123-128)、Hopper & Traugott (1993:78-79) 也提到過類似身體部位「背」的語法化情形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語言當中普遍存在。再者，從歷時角度看漢語的「子」，「子」做為詞尾構成新詞不見於上古文獻，至中古則頻繁出現，而現代漢語小稱詞「子」的語法化現象則可能是由早期「兒子」或「種子」的語義發展而來的（魏培泉 2000）。從共時角度，客語「子」大多出現在動物後代具小稱義的詞彙當中，而「仔」的構詞功能則類同於現代漢語「子」，具小稱詞普遍性的語法化現象。⁸ 類似的小稱詞語法化現象可參 Jurafsky (1996) 對於跨語言普遍語法的討論。在共時性的平面語料當中，客語「背」、「子」、「仔」具有多種語義或語法功能，但其語義或語法功能的演變則需透過古籍漢語相關文獻的探討，以及結

⁸ 「仔」的本字未明，一說從「兒」來，一說從「子」來，但此非本文討論重點。

合跨語言間普遍語法的共性來分析。另外，就疑問代詞來說，Heine et al. (1991: 56-68) 也指出跨語言當中的疑問代詞多數以一字形式表示，且另含有目的與原因的功能，而雙詞素尤其較單詞素疑問代詞反應了更複雜的語言行為，同時，疑問代詞則往往指向了語法化的六種基本範疇，即：PERSON > OBJECT > ACTIVITY > SPACE > TIME > QUALITY。

以往，「詞彙化」與「語法化」的議題總是分立討論，但近年來，「詞彙化」已逐漸進入「語法化」的議題當中，並討論之間的互動性，這在 Brinton & Traugott (2005) 一書中有較多篇幅的討論，以下我們從作者的觀點來看一些現象。例如，作者提到英語當中存在不同的篇章標記，如：I think、You know、It seems、I mean 等，或者是禮貌性成固定式的交際語，如：Thank you、I'm sorry 等，不同的學者對這些現象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學者從結構上認為它們已固化或融合成一固定式的詞彙形式，加上約定俗成的語義釋解，認為這是一種詞化的過程；也有學者從語詞短語演變成詞的過程中，如 is it not→in't it→innit，認為語音丟失且構詞不明確，也認為這是一種詞化過程；然而，有些學者則從中古英語到現代英語語法功能或語義的演變，如 methinks→I think，不認為後者是一種詞化現象；再如也有學者（包含作者本身的觀點）認為段落篇章標記的去範疇化 (decategorialization) 與重新分析 (reanalysis) 為篇章中的功能成分，因而應從語法化的觀點來分析相關的問題 (Brinton & Traugott 2005:63-67)。不同的學者或因切入的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見解，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詞彙化」與「語法化」是不應分立進行的，是故 Brinton & Traugott (2005:68-87, 92) 也提及了「詞彙化」與「語法化」的相似性與差異性問題，其差異性尤其體現在兩者極端化的表現，包括前者完全為一詞彙，具有具體而明確的實詞義，後者為語法功能完全的虛化，且有能力類推到其他相同的構式或語詞當中；其相似性則尤其體現在兩者在演變過程時的重合部分，在此引用 Brinton & Traugott (2005:82) 所示：

(2) 詞彙化與語法化的重合性

| lexical item | | grammatical formative |
|---|--------------------------------------|---------------------------------------|
| no grammatical function | lower degree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 higher degree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
| →→→grammaticalization / delexicalization→→→ | | |
| ←←←lexicalization / degrammaticalization←←← | | |

詞彙化與語法化均可發生在一個字或一個結構之中，當此字或結構的語法功能變得更虛時，此時仍帶有語法功能但又偏向於詞彙性，反之亦然，其中間階段體現的正是連續體 (continuum) 的過程：若為詞彙化的方向，則詞彙性加強、語法功能稍虛；若為語法化的方向，則詞彙性減弱、語法功能較虛。這裡的一個問題是，當一個字或結構產生變化而尤其體現在變化的中間階段時，我們是不是只能從一個方向點來看語言的變化？其實應不然，不過，選取的變化方向點不同便有可能產生不同的結果，因而我們也不應只從一個方向點來審視語言的變化，不過，哪一個方向點具有決定變化的趨勢則也不能忽視。是故，當不明確是「詞彙化」、「語法化」、「去語法化」或「去詞彙化」時，⁹ 或暫時用較廣泛的「構式化」(constructionalization) 來概括。在此，我們整理 Brinton & Traugott (2005:96, 99) 對詞彙化與語法化的定義，分別以條列方式陳述如下，同時也可看出其相似與差異的地方：

(3) 詞彙化

- a. 需經由一定的語境發生
- b. 使用者以句法構式或語詞結構形成一帶有具體內容的新結構
- c. 此新結構的語義無法經由結構內個別成分來釋解
- d. 經由演變，新結構逐漸失去內部成分原有的結構性，抑或詞項變得更加具詞彙性
- e. 完全成為一詞彙

(4) 語法化

- a. 需經由一定的語境發生
- b. 使用者使用一定的構式且構式帶有語法功能，並成為一語法功能詞
- c. 經由演變，藉由語法功能變得更虛而使得語法功能詞更具語法性
- d. 此語法功能詞有能力作用到所有的詞群或類推到相同的構式之中
- e. 完全成為一語法功能詞

因詞彙化與語法化均為一種演變過程，是故不見得一定要走完定義中的最後一項才可以認定是詞彙化或語法化。

⁹ 有關去語法化 (degrammaticalization) 與去詞彙化 (delexicalization) 是否分別為詞彙化與語法化的相反方向，抑或其間的關連為何，有待更多篇幅的探討，在此先省略這一部分。

3. 疑問代詞「麼」語法化與詞彙化的互動性

接下來我們以漢語方言中與「麼」相關的疑問語詞為主，探討四個議題：「麼」與「麼个」的歷時性與共時音變、客語問人疑問代詞的來源、「麼个人」與「麼个」的形成與演變、「做麼个」的詞彙化與「V 麼个」構式的語法化，並綜合語音變化、方言比較、歷時演變、共時結構（含構詞能力與句法分布），以分析客語「麼」如何從依前的附著詞素經歷詞彙化與語法化交互影響而形成各類的疑問代詞。

3.1 「麼」、「麼个」的歷時性與共時音變

「个」在客語同具量詞、遠指代詞、結構助詞等三大功能，在四縣腔其聲調均為高平的去聲，但在海陸腔的量詞與結構助詞時為低平的去聲，此與四縣腔具對應關係，但若為指代詞時則為高平的陽平，此與四縣腔不具對應關係。海陸腔的結構助詞、量詞與指代詞的聲調不同，倒不是因為來源不同，¹⁰ 而是和指代遠距離時聲調產生的屈折變化有關，以聲調強化（含高平、升調、高降）來表示遠指詞，在漢語方言中為常見的現象（賴文英 2011）。

「麼」四縣腔本音為「ma³¹」，與後字「个」結合時容易產生連音同化現象，語流中二字容易產生音節節縮而具有單音節使用的傾向，此時的單字音聲調非屬基本調，是故單音節化的使用為後來的變化，多半只出現在語境之中。如：

(5) 四縣客語「麼个」的單音節化

「麼个」[ma³¹ ke⁵⁵] → 「麼个」[mak² ke⁵⁵] → 「麼」[ma³¹⁵]

海陸腔的變化則稍複雜些，「麼」本音為「ma²⁴」，與後字「个」結合時，也與「个」聲母產生連音同化現象，同時運作聲調系統的連音變調規則，之後語流中的音節容易產生節縮而具有單音節使用的傾向，此時的單字音聲調也非屬基本調。如：

(6) 海陸客語「麼个」的單音節化

「麼个」[ma^{24>33} kai¹¹] → 「麼个」[mak^{5>2} kai¹¹] → 「麼」[ma^{311/211}]

¹⁰ 有關「个」的語法化見下文 3.3 節相關分析。

另從語音的同化現象來看，客語「麼」音易隨後字聲母而產生連音同化，此和一般正常雙音節詞且具有類同音韻環境的詞不同（在此我們無法找到完全音同的音韻環境），如「罵人」語音爲 [ma⁵⁵ ŋin¹¹]、「罵街」語音爲 [ma⁵⁵ kie²⁴]，「罵」的語音均不產生變化。「麼」音的連音同化現象如下所示：

(7) 客語「麼」音的連音同化音變



| | 麼儕 (A) | 麼人 (B) | 麼个 (C) |
|------|---|---|---|
| 四縣語音 | ma ³¹ sa ¹¹ | man ³¹ ŋin ¹¹ | mak ² ke ⁵⁵ |
| 海陸語音 | ma ^{24>33} sa ⁵⁵ | man ^{24>33} ŋin ⁵⁵ | mak ^{5(>2)} kai ¹¹ |

此表有四點可以說明：一、B、C 的前字韻尾隨後字聲母而連音同化，且前者因客語 n+i（客語較少此組合音）或 ŋ+i（客語較多此組合音）時均容易產生舌面鼻音（即 ŋ+i=n）；二、A 不隨後字聲母而變，就音節結構限制來說，若產生變化則是不符漢字的語音組合法，A 可視為本音；三、「麼」即使在入聲韻的情形之下（如 C），四縣與海陸的聲調仍能對應，但海陸語音在強調時可不循系統內部的變調規則而變調，仍維持高調，不同於其他詞的變調，如海陸腔「賁仔」（萵苣）語音爲 [mak^{5>2} ə⁵⁵]，但不會說成 [mak⁵ ə⁵⁵]；四、C 在語流音變之下可與後字「个」節縮而單獨以「麼」呈現，例如「這係麼？」（這是什麼？）、「你愛做麼？」（你要做什麼？），或語境中才能獨用的「麼？」（什麼），但「麼」的語音均傾向爲有標的調值表現。呂叔湘 (1985) 認爲部分的漢語方言因「什麼」脫落了後字或合音而成「什」、「啥」、「甚」，如北方官話及部分的東南方言等，部分方言則脫落了前字而成「麼」系開頭的疑問代詞，如湖南、湖北地區，以及客語等。但我們發現「什/啥」在語境中可單獨使用成爲問句，但「麼」在文獻中卻較少發現可以單獨使用，而需與其他字結合成問詞或問句，如北方官話的「幹麼」、「做麼」（做什麼）、客語的「麼个」（什麼）。¹¹ 在前述情形之下，客語因合音作用而使「个」字在疑問代詞中傾向於扮演無意義的角色，¹² 並導致形態消失，但其語音徵性（四縣爲高調、海陸爲低調）則透過節縮合音而保留在「麼」音的最後一個聲調單位，初始造成有標的三個聲調單位，因而推測其聲調容易與其中的基本調中和成無標的兩個聲調單位，並由「麼」承擔主要的疑問義。其聲調變化如下所示：（共時方言中仍存在以下三種類型的聲調變體：未合音、合音（有標聲調）、合音（無標聲調，但較少發現））。

¹¹ 「麼」與量詞或指代詞結合成「麼个」類似的結構，除客語外，另有冀魯官話、中原官話、湘語。

¹² 此合音規律爲一可用律，而非必用律。

(8) 客語「麼」+「个」的聲調合音變化

| | | |
|---------|---|---|
| | 四縣 | 海陸 |
| 「麼」+「个」 | mak ² ke ⁵⁵ | mak ^{5>2} kai ¹¹ |
| Tone | L H | L L |
| |  |  |
| 合音 ma | LLH → LH | LLL → LL |
| | [有標]→[無標] | [有標]→[無標] |

從歷史演變來看，漢語方言的「什麼」具有從雙音節到單音節再到雙音節變化的傾向，如：什麼→啥/麼→麼个。因而若是從中、近代漢語的角度，東南方言的「麼」系疑問代詞似乎為後起的變化，此包括前述北方系的冀魯官話、中原官話等。然而閩語仍保有早期文獻中雙音節「什物」的疑問代詞用法，客語「麼个」雖為後期的用法，但對客語內部來說應為早期的用法，或在客語形成時即產生，因為這樣才可以解釋各地客次方言間在此詞用法上的一致性。一般說來，客語的形成約在南宋時期，正好與「麼」系疑問代詞的形成時期相近。「麼」最初出現在「甚麼」一詞，約於北宋時期，之後脫落「甚」（太田辰夫 1988, 1991），因語義與功能的變化，「麼」發展到後期則與早期的名詞「物」幾乎已失去關連性，且由「麼」字承擔疑問功能，不過我們在文獻中少見以單獨的「麼」字表疑問，此或表示「麼」為一種附著詞素，因而其語音容易與前或後的詞素產生同化或合音變化。我們也推測「麼」與其他詞素結合成疑問詞彙或短語的使用晚於北宋，而這時期正好與客語的形成時期相當。

既然漢語方言經歷過「麼」這個階段，但多數方言仍傾向於不單獨使用，更表示客語「麼个」較有可能為後來產生的詞彙或短語現象（含語境中與「个」相關語詞結合的短語，如「麼个人」），只是它如何由疑問詞素「麼」加指代詞「个」形成結構緊密的「麼个」，這部分我們會在下文繼續分析。

3.2 客語問人疑問代詞的來源

漢語問人的疑問代詞大致可分為兩式：一為問人名，如官話中的「誰」；一為問人的身分、背景、職業或與人的關係等等，如官話中的「什麼人」。漢語方言問人的疑問代詞，除了指稱哪一個人的「哪」與極少數偏文讀用法的「何」，或較文讀用法的「誰」之外，¹³ 類型上可分成三大系，今整理《漢語方言詞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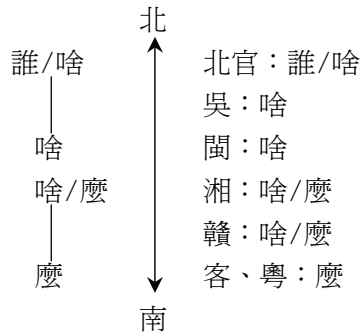
¹³ 例如，客家傳統戲劇的演出當中或會出現諸如「是誰？」的文讀用詞，其口語用詞則應為「麼人」或「麼儕」。

與《漢語方言大詞典》相關的資料，如下所示：

- (一)「誰」系：以官話區為主。（吳語有「誰个、誰儂」、湘語有「誰答」、粵語有「麼誰」、閩語有「是誰」少數的用法。）
- (二)「啥」系（含「什麼」、「甚」系）：主要分布於官話、徽語、吳語、閩語、贛語等區。
- (三)「麼」系（以「麼」為開頭的問詞）：客語為典型的用法。相關用法亦分布於濟南、武漢、中原、江淮、西南官話，以及徽語、湘語、贛語、粵語、潮州話，但這些方言點除「麼」系外，還帶有其他系問人的用法。

我們從大的方言點的地理分布來看，漢語方言問人的疑問代詞似乎有由北而南的地理分布傾向：誰/啥系→啥系→啥/麼系→麼系。如下所示：

(9) 漢語方言問人疑問代詞的地理分布



客語問人的疑問代詞，在泛指與特指的相關用語有：麼儕、麼人、麼个人、哪儕（人）、哪个（人）、哪兜人、哪隻人。「麼儕」與「麼人」均表示相同的語義，為現代漢語「誰」之意。客語「儕」[sa¹¹]為名詞「人」之意，同時也帶有專指人的量詞意涵，如「一儕」為「一個人、一人」之意、「幾儕」為「幾人、幾個人」之意、「哪儕」為「哪一個人、哪一人」之意，且前述的「儕」均可替換成「人」。依羅美珍、鄧曉華 (1995:73-74, 84) 的研究，「儕」（又做「畚」）可能反應了古越語的底層成分。可以確定的是，客語的「儕」[sa¹¹]在古漢語中找不到它的來源，而「儕」的音與義又和一些少數民族語（《中國少數民族語言》1987，劉璐 1984:110）似乎具有同源關係。另外，「儕」與「人」在很多情形下，兩詞兼用同一語義，加上「人」在古漢語中存在的歷史久遠，故而

「人」與「儕」的用法可能同時並存，只是「儕」為客語的底層詞，不過兩者使用上仍存在些微的差異，「儕」可為單純指人量詞，如「一儕人」，¹⁴ 但「人」無法為單純量詞，只能說「一人」，「人」後面無法接其他單位性的名詞，即不能為「*一人人」，也不能為「*一人儕」。¹⁵ 又因「麼」分別與「儕」、「人」、「个」結合時的疑問用法在某些功能上相近，因而列表比較「儕」、「人」、「个」三者同具指向與人有關語詞的用法如下：

(10) 「儕」、「人」、「个」的用法比較

| | 儕(1) | 人(2) | 个(3) | 說明 |
|----|---------------|---------------|-------|---|
| a. | 麼儕 | 麼人 | (麼个) | 除「麼个」外，均問人。 |
| b. | ? 麼儕人 | *麼人人 | 麼个人 | 問人；「麼儕人」少用，或為「麼儕」的強調問法，多帶貶義，如「麼儕人恁夭壽？」（誰這麼缺德？）、「麼儕人愛去！？」（誰要去！？意指沒有人要去）。「麼个人」則是普遍性的用法。 |
| c. | 幾儕(人) | 幾人(*人) | 幾個(人) | 問人數；「幾儕人」少用。 |
| d. | 哪儕(人) | 哪人(*人) | 哪個(人) | 問特指的人；「哪儕人」少用。 |
| e. | 一儕(人) | 一人(*人) | 一个(人) | 一個人。 |
| f. | 一儕 (*[非人]) | 一人 (*[名詞]) | 一个月/銀 | 「幾個/哪個/一个」後不接名詞時專指人，但「一个」後可接非指人的名詞，此時名詞需出現，常用名詞有：月、銀。 |
| g. | 一儕儕 | *一人人 | 一个个 | 每一個人。 |
| h. | 儕儕 | 人人 | 个个 | 每個人、人人、個個(人)。 |

上表中可看出系統存在著三個問題：一為前文提到過的「儕」與「人」的異同性，其間存在著層次問題，「麼个人」則又屬較晚形成的另一層次用法，語義也與前兩者有所差異（見後文或 3.3 節分析）；二為從 a-f 的縱橫面來看，a 具有系統上問人的空缺（即 a(3) 部分），而此空缺似乎可由 b(3) 的「麼个人」來填補「麼个」的位置；三為 (3) 部分 c-h 中的「个」均為量詞，這種量詞性質和 (1) 部

¹⁴ 由於漢語方言中的「人」較無法發展成單純量詞，是故可形成「一儕人」，但無法形成「*一人儕」。

¹⁵ 但客語有「人儕」（人家、別人）旁稱代詞的用法，主要在提及自己、某個人或某些人時使用。

分的「儕」似乎很相像，其差別為量詞「个」的使用範圍還不只限於人，如 f(3)，¹⁶ 我們認為「麼个人」是晚期形成的一種問人的形式，其語義解讀則和語境有很大的關係。例如，¹⁷ 接電話或有人敲門時，在不知道對方名字或與自己的關係時，多詢問對方為「請問你係麼儕？」或「請問你係麼人」（請問你是誰？）；若家裡剛來了一位要稱呼為「阿叔」（叔叔）的父親友人，當客人離開家裡，而自己又想進一步瞭解這位「阿叔」的背景時，這時較適合問：「該阿叔係麼个人？」（那位叔叔是什麼人？）¹⁸ 此時非問其稱呼，而是問其職業、背景等為主。其語境關係如下所示：

- (11) a. 佢係麼儕？/佢係麼人？（在不知道對方名字或稱謂時詢問）
 b. 佢係麼个人？（知道對方名字或稱謂，但卻想多瞭解其背景時詢問）

(11a-b) 兩句的用法其實也和人稱的使用有關，為第二人稱時多以 (11a) 形式詢問，為第三人稱時則多會以 (11b) 形式來詢問，但第三人稱時的 (11a-b) 兩種用法在很多情境之下又可以重合使用，例如，對街走過一個人，媽媽只是提到那個人住在某某地方時，包括稱呼、名字或其背景資料自己卻都不知道時，此時 (11a-b) 兩種用法都可以問，均為泛問對方的稱呼及相關的資料。有關問人方面的疑問用法（以「麼」系為主），整理如 (12)（基本上我們會把 (12a-b) 當做詞來看待，但 (12c) 為短語，因為要討論各用法之間詢問人的功能，故於此一起比較）：

¹⁶ 這個問題是否和「个」後來的概化使用有關（華語同為分類詞的「個」則明顯的具有概化使用的現象）（參考 Biq 2004 相關的分析），我們參考語料庫中反應的詞頻及相關問題，以徐嘉慧、賴惠玲 (2009)「國立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料庫」為主（下文提及語料庫時均指稱此），客語指示代詞「該」的詞頻位居第 3、結構助詞「个」的詞頻位居第 6、量詞「個」的詞頻位居第 86，但實際上這三者應有共同的來源，此則和「个」的語法化歷程有關，又此議題和漢語方言的類型有關，適合另立篇幅探討。

¹⁷ 因在語料庫中，有關「麼」的詞條不多（只出現 25 筆），且查無「麼儕人」的用法，這可能和客語語料庫量的蒐集有關，也和此詞在實際生活中因語境而使用出現的頻率有關。

¹⁸ 客語表指代詞的詞素習慣以「該」表示，本文為了分析上的方便，量詞、指代詞、結構助詞有時均以「个」表示。

(12) 有關問人方面的疑問用法

| | 客語 | 現代漢語義 | 客語語料庫語料與補充說明 |
|----|------|-------|---|
| a. | 麼儕 | 誰 | 今年輪著～？（今年輪到誰？） 問人名字或稱呼為重點，或從未知中道出一個明確的人物名稱。 |
| b. | 麼人 | 誰 | ～？增慶仔个舖娘喔？（誰？增慶仔的老婆喔？） 問人名字或稱呼為重點，或從未知中道出一個明確的人物名稱。 |
| c. | 麼个人 | 什麼人 | 其嫂就鐘鐘原談其个～鐘鐘鐘瓊姬係喔鐘碩錢。（他嫂嫂就是鐘原談他的什麼人……。此句在語料庫中釋義未明確，但大致上「麼个人」出現時語境上可以連結到欲指的這個人，如前文出現的「其嫂」。） 主要問某人（其嫂）的背景。 |
| d. | *麼个儕 | | |

從構詞能力來審視，「麼」原則上不單獨存在，為依前詞素，具有疑問的語法功能，客語可能沒有經歷「麼」單獨使用的階段，而直接與特定詞素或短語結合成疑問語詞「麼 X」，且最早的形式應是帶有底層詞「儕」的「麼儕」，或者是與古漢語「人」具有同源關係的「麼人」，「麼个人」較有可能是後來才產生的短語，這三者的功能依語境或有混合的趨勢。客語三種問人的功能使用視情境或說話者、聽話者的態度或有重合之處，但仍具差異，「麼人」表面上看似可置換成「麼儕」，或以加插方式產生「麼个人」，但「麼儕」卻無法加插產生「*麼个儕」的用法；又如當知道指定的人時，(12c) 可加入定指的人，如「个阿姨係麼个人？」此為詢問「阿姨」這個人的職業、家世、身分等資料，但較不適合問「？个阿姨係麼儕？」。

呂叔湘(1985)指出古漢語裡指人的疑問代詞以「誰」為主，到了唐宋語體裡，「什麼人」才有幾乎和「誰」並駕齊驅的用法。而客語「儕」（畚）指人的用法為一古老用詞，壯侗語中也有發現，可能為來自於古越語的底層詞（羅美珍、鄧曉華 1995:73-74, 84）。客語「麼儕」應為較古的用法，與古漢語同源的「人」在多數情形之下可等同客語「儕」的用法，如「一人」＝「一儕」、「麼人」＝「麼儕」，但前者未發展成純量詞，後者則可為指人量詞。至於「麼人」的形成則有兩種可能：(一) 因為「人」普遍等同於「儕」的用法，故直接由「麼儕」置換成「麼人」，但因「儕」與「人」在用法上仍有區別，能否完全置換仍有待商

權，不過，因「人」在漢語方言具使用上的普及性，因而很有可能是由「麼儕」直接置換成「麼人」，抑或兩詞在同個時代產生而並存使用；(二)由短語「麼个人」詞彙化成「麼人」，但我們卻較難解釋「麼个人」如何脫落「个」而成「麼人」，除非「个」因前述音變或下節即將提到的語法化而使其語法功能變虛並導致形態消失，但這較難解釋客語「麼个」至今在使用上仍具普遍性。至於「个」的語義則帶有定指性或描述性，此又牽涉到下文即將討論到有關「麼个」是如何形成的問題，以及「个」的語法化歷程。

3.3 「麼个人」與「麼个」的形成與演變

漢語方言結構助詞的來源，其中一條是循「量詞→指代詞→結構助詞」的路線來發展（石毓智 2004），從語法化的角度來看，漢語方言由量詞、指代詞發展成疑問代詞是循常理的路徑，亦即兩者同為指代，但疑問代詞所指代的語義與語法功能已較指代詞來得虛。相關方言使用「麼个」做為疑問代詞者除客語外，另有冀魯官話、中原官話、湘語等的「麼個」，而「个」、「箇」、「個」為同源字，東南方言中的「个」也常同具量詞、指代詞、結構助詞三大用法。舉客語例如下：

(13) 客語「个」的語法化過程之一

| | 例句 | 「个」的語義或語法功能 |
|----|--|---------------------|
| a. | 一个人（一個人） | 量詞 |
| b. | 个个人看起來當靚（那個人看起來很漂亮） | 前一為指代詞，後一為量詞 |
| c. | 个人看起來當靚（那(個)人看起來很漂亮） | 指代詞（或兼具量詞功能） |
| d. | [面看起來紅紅个] _{NP} 就係吾老妹 （[臉看起來紅紅的那個] _{NP} 就是我妹妹） | 同具指代詞、量詞，但不具結構助詞的功能 |
| e. | 佢个面看起來紅紅（他那臉看起來紅紅的） | 指代詞 |
| f. | 佢个面看起來紅紅（他的/那臉看起來紅紅的） | 指代詞或結構助詞 |
| g. | 這係一蕊靚靚个花（這是一朵美麗的花） | 結構助詞 |

(13a) 的「个」為量詞；(13b) 前一個「个」為指代詞，帶有指稱的目的性，後一個為量詞；(13c) 中的「个」為指代詞，但此句的「个」其實也可兼具量詞的功能；到了(13d) 關係子句，因為客語「紅紅」對譯到現代漢語為「紅紅的」，是故「个」在此同具有指代詞與量詞兩種功能，存在著變化中的兼用階段（亦即 A

與 B 並用，缺一不可），但不具結構助詞的功能；(13e) 與 (13f) 的表層結構成分相同，前句的「个」為指代詞，結構重新分析後的 (13f)，其「个」則兼有指代詞或結構助詞兩可的功能，存在著變化中的另一種兼用階段（亦即非 A 即 B，只能是二選一）；(13g) 中的「个」則純粹為一結構助詞。不管從文獻回顧對「个」的歷時探討，或從客語共時語料的分析當中，(13a-g) 的「个」實歷經了語法化歷程。如下所示：

(14) 客語「个」的語法化過程之二

量詞→量詞/遠指代詞→遠指代詞→遠指代詞/結構助詞→結構助詞

例(13)： a c, d e f g

在「个」的變化過程中，由帶有具體實詞義的量詞「个」逐漸演變為具語法功能的指代詞，不過指代詞其實仍帶有實際指稱的意涵，一直演變到結構助詞，其語法功能才變得更虛。此外，(13e) 中的「个面」譯成「那臉」時，「个」與後面成分連結較緊密，之後或因現代漢語結構助詞句型的強勢影響與類推效應，導致 (13e) 結構重新分析成 (13f)，使得客語的「个」也普遍具有結構助詞的特性，但實際上 (13f) 在語義的解釋上仍可具有遠指代詞的功能。接下來要探討的是「麼个」中「个」的性質為何，及其在「个」語法化過程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從「麼」與「个」的歷時演變、疑問代詞的方言比較，以及從客語共時語料的分析當中，我們認為客語「麼个」中的「个」應也是由指代詞發展而來的，抑或介於量詞與遠指代詞之間，可由六方面來說明：(一)「个」做為客語詞素，總是與問人數量或指代人有密切的關連性，且疑問短語「幾個」、「哪个」中的「个」，無標之下也都是指向與人有關的用法（如 (10)）；(二) 客語、冀魯官話、中原官話、湘語中，均具有「麼」與量詞或指代詞結合成疑問代詞的用法，又湘語、贛語、粵語有「麼」後接與人有關詞素的疑問用法，如「麼誰」、「麼子」；¹⁹ (三) 吳語也有「誰」後接「个」、「儂」與人有關的疑問用法；(四)「麼」無獨用階段，且「麼儕」具有其他漢語方言沒有的底層詞現象，「个」總是與人有密切關連並形成常用且具定指功能的「个人」，「麼个人」應為後起語詞；(五)「麼个人」的形成或和早期「麼儕」、「麼人」中的「麼」做為問人依前詞素的結構類推有關；(六) 指代詞具指代明確的人、事、物功能，疑問代詞「麼个」也具有代詞的功能，但指代的對象不明確。由上述幾點，我們推估客語「麼个」發展的途徑

¹⁹ 本文未來擴大研究時，將針對此一議題來探討相關漢語方言「麼」其後的成分是否具有和客語一樣的演變歷程。

最有可能是由「麼」和指人方面的指代或定指短語「个人」結合發展而來的。其演變過程如下所示：

(15) 客語「个」的語法化過程之三

「麼儕」 ~ 「麼人」



【量詞階段】(例：一个人) → 【定指詞/指代詞→冠詞】(例：个人) → 疑問詞素結構類推 → 【指代詞/疑問名詞組階段】(例：麼 + 个人) → 結構重新分析 → 【疑問代詞階段】(例：麼个 + 人) → ……

「个」在第一階段為量詞；第二階段為定指詞或指代詞，或演變成具有冠詞的功能；經由「麼」帶疑問功能的依前詞素類推成具有代詞功能但為疑問名詞組的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經結構上的重新分析到第四階段形成疑問代詞「麼个」。客語量詞「个」依次方言的不同，或具有使用範圍的限制，常用在計人、銀元、月等單位，而指代詞「个」可定指人、事、物、空間、時間、性質等等，其中「个人」(那人)使用頻繁，「个」或由定指詞或指代詞語法化成具有冠詞 (article) 的功能。²⁰ 從古漢語「誰」到「什麼人」的發展，以及漢語方言或客語依前詞素「麼」總與問人具有密切關係來看，客語「麼」較有可能先與指人短語「个人」結合，形成不在同一句法層次上但在線性順序上，之後「麼」與相鄰成分「个」經由重新分析而形成疑問代詞「麼个」+「人」，「麼个」之後的成分再經由語法化過程泛化類推成：「麼个」+X，「X」可為具體或抽象名詞。從短語結構到詞彙「麼个」的形成，此為詞彙化過程；但若從指代明確的人事物等到不明確性的疑問功能，其語法功能已變得較虛，此為語法化過程。「麼个」詞彙化與語法化互動性的演變過程均透過結構成分的重新分析來完成，如下所示：

(16) 客語「麼个」疑問代詞的詞彙化+語法化→語法化過程

麼 + 个人 → 麼个 (重新分析，詞彙化+語法化) + 人 → 麼个 + X (X：具體→抽象，語法化)

此外，有關「麼个」的詞彙化過程也可能循另一條路徑而發展，也就是說「个」+「X」結構先產生語法化現象，「X」由「人」→具體事物→抽象事物，而後再與依前疑問詞素「麼」結合。如下所示：

²⁰ 指代詞語法化成冠詞，參見 Hopper (1991) 相關的分析。

(17) 客語「麼个」疑問代詞的語法化→詞彙化+語法化過程

麼+个人→麼+个 X (X: 具體→抽象, 語法化)→麼个 (重新分析, 詞彙化+語法化)+X

從共時語料中, 我們較無法判定的是「麼个」是先歷經了詞彙化與語法化的過程, 之後的成分才語法化呢? 抑或「个」後頭的成分先歷經了語法化的過程, 而後「麼个」才詞彙化與語法化? 不過, 若從「个人」的定指性與使用的頻繁性, 以及「个」量詞、指代詞使用上與「人」結合的密切關連性來看, 「麼个」較有可能因問人而先歷經詞彙化與語法化, 而後才有問其他事物的語法化現象; 此外, 「麼个人」的語義可視語境而兼具問具體的「人」(麼+个人: 可詢問某人為誰) 與問非具體的含意(麼个+人: 詢問人的背景, 也可視為非具體意象), 二者表層結構成分相同, 也正好可以為「麼个人」語法化過程中語義釋解的疊置(layering)階段, 前者經由重新分析, 致使後者的「麼个」成為一種普遍性詢問功能的疑問代詞。「麼」與指人「个人」的結合, 以及「麼个」後接成分從問人到問具體事物, 之後類推到問抽象的觀點, 這些均符合人類的經驗法則, 而「麼个」不論是經過(16)或(17)的演變之後, 其語法化的表現則是 Bybee et al. (1994) 所主張的一種「語義泛化」(semantic generalization) 現象。

3.4 「做麼个」的詞彙化與「V 麼个」構式的語法化

客語的「做麼个」具有兩種意思, 動賓短語時為字面義的「做什麼事情」, 如下例(18b), 「做」為謂語, 「麼个」為賓語性成分的疑問代詞; 若「做麼个」為一詞彙時則為「為什麼」之意, 如下例(18e), 此時表問原因或目的性質的疑問代詞, 做為狀語修飾動詞。我們可以從下例(18a/b-e)的演變看出後者詞彙化或語法化的過程: 「做」+「麼个」(做+什麼)→「做麼个」(為什麼), 後者語義的釋解必須放在整個框架中來理解。演變過程如下所示:

(18) 客語「做」+「麼个」→「做麼个」的詞彙化與語法化過程

- a. 你來這愛食 麼个? (動賓短語, 你來這裡要吃什么?)
- b. 你將來愛做 麼个? (動賓短語, 你將來要從事什麼工作?)
- c. 你來這做 麼个 (事情)? (動賓短語, 你來這裡做什么(事情)? →回答可以是動賓短語的做打掃、看房子、來上課等等)
- d. 你來這做麼个? («做麼个」為狀語, 你為什麼來這裡?)
- e. 你做麼个來這? («做麼个」為狀語, 你為什麼來這裡?)

在 (18a) 中，「麼个」之前為一及物動詞「食」，此為典型的動賓短語結構；在 (18b) 中，「做」+「麼个」尚未詞彙化，由句中其他成分共同來釋解，具有和 (18a) 句相同的動賓短語結構；(18c) 與 (18d) 兩句表層結構中的內容成分相同，但因情境或說話者、聽話者的態度而使結構組成不同，因而語義也不同，此為兼用階段：(18c) 為「做」+「麼个」的動賓短語，之後句子成分經重新分析，使得 (18d) 之「做麼个」由原先的短語結構詞彙化成一詞，成為詢問原因或目的且具有半實詞義的疑問代詞；從另一角度看，「麼个」由原來疑問具體事物到句子結構重新分析成具有疑問抽象原因的「做麼个」，其語法功能已變虛，此過程則歷經了語法化；到了 (18e) 「做麼个」已完完全全成為詢問原因或目的性質的疑問代詞。所以在 (18a/b-e) 句的演變過程當中，我們同時觀察到帶及物動詞的短語「做+麼个」到「做麼个」一詞，是從名詞短語變成問原因或目的的詞彙助詞，其實是句法結構經過了重新分析，因此「做麼个」可以出現在不同的句法位置，就像許多助詞一樣。因此，若從短語結構到詞彙的形成來看，其過程符合詞彙化中間連續體的階段，其語義具有少許的「淡化」(bleaching) 現象；²¹ 另外，若從語法功能的演變來看，從疑問具體事物逐漸成為詢問原因或目的性質的疑問代詞，此時語法功能變得較虛，其過程也符合語法化中間連續體的階段，同時語義也具有少許的「淡化」現象，但實際上這應該是更符合一種因語用強化 (pragmatic strengthening) 而導致的語法化現象，Traugott 即從這個觀點言明說話者與聽話者間的互動對於跨時代語言變遷的影響，她認為在語法化的初期，主觀性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說話者經由語用強化，在語言中加入更多的個人態度，語言也愈趨主觀，主觀化之後，說話者會進一步將聽話者列入考量，因互動而使得詞句語義更加虛化，從而產生所謂的互動主觀化 (intersubjectification) (Traugott 1989, 1995, 2003, 蘇以文 2010)，類似的因語用強化而導致的語法化觀點也出現在 Traugott & Trousdale (2010)、Roberts (2010) 等人的看法之中，亦即語法化是因重新分析而使得中心語的地位具有更高的功能性 (grammaticalization as reanalysis to (higher) functional head status)。因語用功能強化而導致的語法化現象尤其體現在我們後文會談到的「V 麼个」構式的演變當中。

客語歷時文本不多，因而我們參考了「古漢語語料庫」，²² 發現近代漢語《朱子語類》(南宋末) 中，始頻繁出現表疑問原因或目的性質的「為什麼」(或「為甚麼」)，其形式不同於客語的「做什麼」。但近代漢語《朱子語類》中同時

²¹ 語義的虛化 (bleaching)，早期認為是語法化的特色之一，但詞彙化時，實際上也是可允許語義稍微的虛化 (bleaching)。相關論點見 Brinton & Traugott (2005:72)。

²² 古漢語語料庫：<http://hanji.sinica.edu.tw/index.html>。

也出現了「做什麼」(或「做甚麼」)，此「做什麼」具有明確的動賓短語義，可位於句首、句中、句末，不過依我們現今的語義釋解與回答者可以回覆的方向來看，「做什麼」同時帶有詢問具體事項與詢問抽象原因兩可性的解讀，因而若是這類的「做什麼」則通常只能出現在句子或小句末，不像客語詢問原因或目的性質的「做麼个」可以出現在句首、句中、句末(在此我們均已排除具明確動賓短語義的「做什麼」與「做麼个」)；近代漢語的「為什麼」則可出現在句首、句中、句末，「為什麼」與偏向疑問原因的「做什麼」，這兩種用法似乎存在著環境的分布條件。我們再往前拉近至現代漢語的「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中，依其斷詞原則，「做什麼」不能成為一索引詞，但「為什麼」是一索引詞，說明前者為一動賓短語，語義主要站在問話者的立場，為詢問具體的事項。例如：²³

- (19) 客人真多，真熱鬧，你站在門口做什麼? || 我幫他招待呀！你看我戴的這紅條。

或因現代漢語「做什麼」與「為什麼」的語義分工，因而上例依前後文語境，較適合站在問話者的立場解讀為問具體事項，但「做什麼」又恰巧位於句末，在共時文本中的這一句話，也可由問「站在門口做什麼事情」具體性的詢問，到回答的事件其實為一抽象的原由或目的，若問話者期望的回答與實際回答者的情形因語用關係而有所落差時，²⁴ 此時的「做什麼」則具有演變的中間階段性，但在近代漢語中仍無法發展成一詞彙。雖然我們不容易在文獻中找到早期客語是否只存在前面的階段，但在近代漢語「做什麼」帶有問原因的句末條件，以及「做什麼」與「為什麼」的語義分工，又客語共時語料中同時存在這兩種語義，我們依詞彙化或語法化演變的機制與過程，推估客語「做+麼个」到「做麼个」，實已經歷了重新分析的機制。在此我們先總結「做麼个」的演變過程，如下所示：

²³ 「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http://db1x.sinica.edu.tw/kiwi/mkiwi/>。

²⁴ 聽者在語言演變的過程中通常扮演重要的角色，因聽者在接收語言時可能不符問話者的期望而產生某種程度的語用功能。相關分析參見 Hopper & Traugott (1993:63-64) 的分析。

(20) 客語「做」+「麼个」→「做麼个」的重新分析與詞彙化

| | | | | → reanalysis |
|------------------|----------------------|--------|------------|--------------------------|
| Stage I | 你來這愛 | 食 | 麼个 | ↓ analogy + pragmatic |
| | | V | Obj-疑問具體事物 | |
| | 你將來愛 | 做 | 麼个 | |
| | | V | Obj-疑問具體事物 | |
| Stage II | 你來這 | 做 | 麼个 (+ 事情) | |
| | (fusion + pragmatic) | V | Obj-疑問具體事物 | |
| Stage III | 你來這 | [做麼个] | | |
| (by reanalysis) | VP (或具語用功能) | why-疑問 | VP 的原因或目的 | |
| Stage IV | 你[做麼个] | 來這 | | |
| (wh- movement) | 疑問 VP 原因或目的 | VP | | |

結合上一小節的討論，客語「麼个」與「做麼个」的演變不是語法化或詞彙化極端的表現，而是體現了語法化與詞彙化中間重合的連續體階段，但對於「做麼个」的演變，因其語用功能尚不具有較強化的現象，整體來說是偏向於詞彙化的發展。也因此，語法化與詞彙化並非一組對立的觀點，若切入的方向點不同則會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當此詞因使用的語境而帶有些許的語用功能，並導致半虛半實的意義時，此或更突顯變化中間的連續體階段，而當「做麼个」凝固成一詞彙時，我們認為其內部結構仍存在「V+麼个」的動賓構式，因構式使用頻繁，使得「V 麼个」再度因語境關係，使得語用功能更為強化而致使語法構式類推至其他類動詞而形成同具有詢問原因的「V 麼个」，且具能產性，語法功能也變得更虛，和較具實詞性的「做麼个」不同的是，在不同動詞語義與上下文新的語境影響之下，此則導致「V 麼个」一步一步走向了語法功能更虛的語法化現象，以下我們即針對「V 麼个」構式的語法化現象來做一探討。

Grice (1957) 將語詞的語義區分為自然語義與非自然語義，前者不涉及意圖，後者涉及意圖，為某種信息的傳遞。例如，疑問代詞的自然語義自然是表疑問義，非自然語義則多具有語用含意。另外，沈家煊 (2005) 提及有不少語法現象是語用法「凝固化」的結果，其原先是語言使用的一些帶傾向的原則，即語用法，這些用法廣為使用、反覆使用的結果就是它們逐漸固定下來，約定俗成，變成了語法規則。因而客語「V 麼个」從原先較為鬆散結構的疑問具體功能，之後因上下文關係而導致語用功能強化，成為疑問抽象的原因或目的，甚至到後來再度因不同語境關係，致使語法構式不帶有詢問原因的功能，而是具有警告、制止或諷刺等非詢問性的語用功能，此時「V 麼个」為詢問性的（為什麼 V？）或非詢問

性的語用功能則視語境來判斷，雖然「做麼个」為詢問原因（為什麼？）或詢問具體事物（做什麼？）也是要視語境來判斷，但「V 麼个」構式的語義釋解與語用功能的判定，則又往往更涉及構式的動詞與上下文語境的解讀。「V 麼个」中的 V 可為不及物動詞，也可為及物動詞，有些不及物動詞可接賓語而成及物動詞，如「笑 X」，但「走」（跑）則無法形成「走 X」，說明「笑」類動詞與「走」類動詞的用法還是有所差別；V 為及物動詞時（我們在此當「笑」也為及物動詞），視語境或說話者、聽話者的態度而至少帶有三種含意：其一為動賓短語的字面義解讀，此時較不具有語用功能（見下例 (21a-b)）；其二為表詢問動作的原因或目的（見下例 (21c-d)），但在例 (21e-g) 中，因上下文的語境關係而稍微增強了構式的語用功能，但仍能解讀為詢問動作的原因或目的，只是說話者對此問題則已帶了一些疑惑在；其三為帶有較強的語用功能，此時已失去疑問的功能（見下文例 (22)）。構式「V 麼个」的語義或語法功能的解讀均受上下文、情境或說話、聽話的主觀態度影響而具有不同性質或程度的語用功能。如下所示（下例均帶有詢問的功能）：

(21) 客語「V 麼个」的語法化過程

- a. 你適个做麼个？（你在那裡做什麼？）
- b. 你適个笑麼个？（你在那裡笑什麼？）
- c. 你笑麼个？（你為什麼笑？）
- d. 你走麼个？（你為什麼跑？你為什麼離開？）
- e. 你看麼个，毋識看過啊？（你為什麼看？不曾看過啊？）
- f. 細人還恁細，打麼个挪？（小孩還那麼小，為什麼打他呢？）
- g. 人就會死咧，還食麼个？（人都快要死了，還為什麼吃東西呢？）

上例中的「V 麼个」，(21a-b) 二例尚未構式化，其結構較為鬆散，此時為字面的動賓短語義，用於說話者認為聽者應該是為某一件事而笑的語境，具有較具體的意涵；到了 (21c-d) 二例，此時構式具非字面義，結構上較為緊密，用於說話者想知道聽者是為了什麼原因而笑、為了什麼原因而跑或離開的語境，均具有較抽象的意涵；再到 (21e-g) 三例，因前後文加上語境關係，用於說話者疑惑聽者不知是為了什麼原因而看、而打小孩、而吃東西的語境，均具有較抽象的意涵，此時可以是詢問原因。但 (21e-g) 三例視語境或可為非詢問性表制止聽者動作的語用功能，此處的例子就不能用疑問號來呈現，相關說明見下例，下例中的「V 麼个」構式因語用功能更加強化而進一步的語法化，形成不帶詢問原因的語用功能。如下所示：

(22) 客語「V 麼个 (V)」構式因語用功能強化而進一步的語法化過程

- a. 你做麼个做，再過做也毋會較好！
 （字面譯：你為什麼要做（你做什麼做），再做也不會比較好！）
 （非字面譯：你不要做了，再做也不會比較好！→勸阻或制止對方做某件事）
- b. 你笑麼个（笑），再過笑就會分人打！
 （字面譯：你為什麼笑（你笑什麼笑），再笑就會被人打！）
 （非字面譯：你不要笑了，再笑就會被人打！→制止或警告或恐嚇對方不准再笑）
- c. 你走麼个（走），又毋係你做毋著事！
 （字面譯：你為什麼跑（你跑什麼跑），又不是你做錯事！）
 （非字面譯：你不要跑了，又不是你做錯事！→勸阻或制止對方跑走）
- d. 你看麼个（看），毋識看過啊！
 （字面譯：你為什麼看（你看什麼看），不曾看過啊！）
 （非字面譯：你不要看了，不曾看過啊！→制止或警告對方不准看！）
- e. 細人還恁細，打麼个擲！
 （字面譯：小孩還那麼小，為什麼打呢（打什麼呢）！）
 （非字面譯：小孩還那麼小，不要打他了！→勸阻不要打！）
- f. 人就會死咧，還食麼个！
 （字面譯：人都快要死了，還為什麼吃東西（還吃什麼呢）！）
 （非字面譯：人都快要死了，不用吃東西了！→說話者拒絕吃東西；或諷刺愚弄對方不用再吃東西了。）

「V 麼个」從之前例 (21a-b) 動賓短語，之後因語境形成一結合緊密的構式，其語義由實轉虛，「V 麼个」也因語用功能而凝固成一構式，形成語法規則，且具能產性，從此觀點來看為一語法化現象。甚至到後來例 (22) 非詢問動作的原因或目的，而是帶有更強的語用功能表制止、勸阻、警告、恐嚇、拒絕或諷刺等等功用，如例 (22a-f) 的每一例句都有可能因上下文或語境關係而帶有某種較強的語用功能。我們也發現這類的「V 麼个」較常位於小句末（不同於「做麼个」）。以「食麼个」為例，「食麼个」的自然結構為動賓短語，其自然語義為詢問「吃什麼」，「麼个」為賓語成分，具有具體的意涵，尚未語法化；到了 (21g)

句，具有詢問動作「吃」的原因或目的，而非詢問「吃」的具體對象，此時或可帶有無助性的想要詢問出一個理由或答案，已具有非自然語義，且已稍帶有語用功能；再到 (22f)，其語氣或變得更強悍或更無奈、更無助感，具有說話者不想吃、拒絕吃的語用功能，或諷刺對方不必再吃任何東西的語用功能。只是我們不清楚「V 麼个」的語法化過程是否是由及物動詞（「做」）類推到其他的及物動詞（如「食」、「看」）再到不及物動詞（如「笑」、「走」），或由及物動詞到不及物動詞再到其他的及物動詞？畢竟「V 麼个」語義還是組合性的，與前述「做麼个」成為一固定用詞的詞彙化情形不同。暫且撇開「做麼个」與「V 麼个」可能具有的演變關係，本文認為當「V 麼个」尚未固化成一構式前，先是為帶詢問的動賓短語疑問語詞，尚能以較自然的方式形成詢問動作的具體事項，而後固化成一構式但仍具有詢問功能，但已是詢問較為抽象性的原因或目的，而後因語用功能更加強化與構式類推的能產性，才產生另一種非自然語義——語用功能較強的非疑問用法，此種非疑問用法的轉變過程具有多層關係，而上下文的語境才是導致「V 麼个」更進一步語法化的主要原因，此種語法化的表現也是 Bybee et al. (1994) 所主張的一種「語用擴張」(pragmatic extension) 現象，其語詞的語用擴張往往體現在新的語境之中，並逐漸使用在更大範圍的語境之中。在此我們總結「V 麼个」的演變過程，如下所示：

(23) 客語「V」+「麼个」→「V 麼个」的重新分析與類推+語用強化

| | | | | → reanalysis |
|---|---------------|-------------|-------------------|-----------------------------------|
| Stage I | 你適个 | 食 vt | 麼个？ | ↓ |
| | | V | Obj-疑問具體事物 | |
| | 你適个 | 做 vt | 麼个？ | |
| | | V | Obj-疑問具體事物 | |
| Stage II (analogy + pragmatic) | 你適个 | Vvt+vi | 麼个（+具體）？ | |
| | | V | Obj-疑問具體原因或事物 | |
| Stage III (by reanalysis + pragmatic) | 你 | [V 麼个]？ | | |
| | | | why-疑問 V 抽象的原因或目的 | |
| Stage IV (by pragmatic strengthening) ²⁵ | 你[V 麼个]， | (context) ! | | |
| | 非疑問 V 的原因或目的， | 帶有較強的語用功能 | | |
| | | | | analogy + pragmatic strengthening |

²⁵ 在語法化過程中的每個階段都可能帶有語用因素（如 (23) 所示或本文之分析），只是這個階段更強化了語用因素。

「V 麼个」從較具自然語義的疑問短語 (Stage I & Stage II) 到兩類型的非自然語義 (一為 Stage III 仍帶疑問，但為疑問抽象性的原因，另一為 Stage IV 非疑問用法)，實已經歷了重新分析與類推兩種語法化的機制，以及語用功能強化的因素，不同的是，在 Stage II，其結構已因語境而呈現融合 (fusion) 的情形，且語義也因語用稍強而帶有淡化的傾向，經由重新分析而到 Stage III，此時也帶有較強的語用功能，而 Stage VI 則更因語境關係而更加強化了語用功能。在後兩階段中，我們均無法由字面義來解讀，必須透過語境而解讀構式是帶有詢問動作的抽象原因或目的，抑或視上下文的語境而解讀構式帶有表制止、勸阻、警告、恐嚇、拒絕或諷刺等非詢問性的語用功能。

4. 結論與餘論

本文結合了漢語方言歷時與共時的分析，以推測客語「麼」相關疑問語詞可能的來源及其演變的過程。主要透過漢語方言比較，以及有關「麼」、「个」等相關語詞歷時來源與共時音韻的考察，加上從客方言內部句型結構的演變及構詞能力的分析，主張客語的「麼」是個依前詞素，其中「麼个」、「做麼个」在客語發展的一開始，即可能先從短語經重新分析而歷經了詞彙化，同時從語詞或構式語法功能變得較虛來看，「麼个」、「做麼个」的形成也具有結構類型及其成分重新分析的語法化特徵，至於具能產性的「V 麼个」則屬重新分析、構式類推與語用功能強化的語法化結果。茲將本文主張重點整理如下。

從共時層面「麼」的語音變化來看，客語「麼」音易隨後字聲母而產生連音同化的現象，不同於正常雙音節詞的語音變化，說明客語的「麼」為具有疑問性質語法功能的依前詞素。從地理分布，漢語方言的指人疑問代詞呈現由北而南的分布趨勢為：誰/啥系→啥系→啥/麼系→麼系，客語「麼」系疑問代詞在漢語方言中應為後起的變化，其產生大約為客語形成之初。再者，漢語方言的「什麼」具有從雙音節到單音節再到雙音節變化的傾向，但方言中不經過「麼」獨立使用的階段，從構詞能力審視，客語可能直接和與人有關的特定詞素或短詞結合成疑問代詞或短語「麼 X」。

從歷時角度，早期漢語疑問詞「何物」的發展有兩個方向：一為弱化其中一字，並由另一字承擔疑問功能；二為脫落其中一字，由另一字承擔疑問功能，並繼續後續形態或構詞的演變。不管為弱化或脫落一字，若由另一字承擔疑問功能時，「物」的語義與功能已不同於前，且不單獨使用，為一附著詞素，是故形態或因音、義的弱化而變成「麼」，「什麼」→「麼」約為宋代漢語時期的發展，進

入客語後，「麼儕」與「麼人」為內部早期的用法。至於多數東南方言中的「个」，早期由量詞演變成指代詞，客語則頻繁用於指人「个人」，後因結構類推產生短語「麼个人」。客語三種問人的形式反應不同的時空層次，「麼儕」帶有底層詞成分，可能與「麼人」並存使用，「麼个人」則為依前疑問詞素結構類推的結果，而後經由重新分析而形成「麼个」。

在 3.4 節，我們從共時角度審視「做麼个」，其詞彙的形成是由動賓短語結構歷經詞化的結果，但因其結構成分重新分析與語法功能變得較虛，故也帶有語法化的現象。「麼个」與「做麼个」的演變均不是語法化或詞彙化極端的表現，而是體現了語法化與詞彙化中間重合的連續體階段，兩者演變至今均已成為常用的疑問詞。此外，我們也透過歷時角度審視「做麼个」的演變，從早期漢語相關語詞「做什麼」與「為什麼」的文獻比較中，發現二詞均產生在近代漢語，且「做什麼」為動賓短語，若其語義帶有問事件原因的動賓短語時，通常語詞需位於句末，而此條件可能為啟動客語類同的疑問代詞「做麼个」形成的動因，但在現代漢語中因有「為什麼」承擔了疑問原因或目的的功能，此或為近代漢語至現代漢語中的「做什麼」不產生詞化的原因。此外，「V 麼个」構式的產生則是由及物動詞詢問具體事物的疑問短語（如「食麼个」（吃什麼））結構類推的結果，之後形成了構式本身帶詢問動作的抽象性原因或目的，甚至到最後，「V 麼个」構式因上下文語境導致語用功能更加強化而不帶詢問義。總而言之，「麼个」與「做麼个」的生成是屬於結構類型及其成分重新分析的詞彙化與語法化兩者互動的結果，但仍偏向於詞彙化；而「V 麼个」的生成則是屬於重新分析、構式類推與語用功能強化，且構式又具能產性的語法化結果。

本文從漢語方言的角度論證客語「麼」及其相關語詞的形成與演變，但筆者也觀察到非漢語方言中（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存在許多和「ma」音有關的詞頭，包括「ma」構成疑問詞的前綴成分，同時也發現與客語「麼儕」音幾乎相同的景頗語「ma³¹ ʃa³¹」為「人」的意思，加上畚族的「畚」也可能和「儕」具有共同的來源（《中國少數民族語言》1987、劉璐 1984:110）。這些或許和客語「麼儕」及相關疑問語詞的來源有關，因牽涉到的語料層面相當廣泛，也牽涉到藏緬語族，因而無法在本文回答這些問題。若說從漢語方言角度可以論證客語「麼」、「麼儕」及其相關語詞的形成，那麼，我們希望未來也可以從非漢語方言角度來看相關的問題。分別從漢語方言與非漢語方言探討相關疑問語詞的議題，是否能為客語來源找出端倪？抑或為類型學找到關連？而相關語詞之間的相似性究竟是同源、異源，還是其相同成分只是偶然的巧合？這些問題都有待我們進一步探討與釐清。此外，華語的分類詞「個」因使用頻率高，具有概化使用的現象，同時

也容易與其他語詞形成一構式，此構式並因使用率高而形成一固定語構式 (Biq 2004)，漢語方言中的「个」或客語中的「个」可能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但此又涉及到「个」語法化的探討及其相關構式的形成與變化，因本文篇幅有限，未來也可對此議題再加詳究。

引用文獻

-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2000. *Hanji Quanwen Ziliaoku* 漢籍全文資料庫 [The Scripta Sinica Database]. Taipei: Academia Sinica. Website: <http://hanji.sinica.edu.tw/index.html>.
-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Computing Center. 1997. *Xiandai Hanyu Pingheng Yuliaoku* 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 [Academia Sinica Balanced Corpus of Modern Chinese]. Taipei: Academia Sinica. Website: <http://db1x.sinica.edu.tw/kiwi/mkiwi/>.
- Biq, Yung-O. 2004. Construction, reanalysis, and stance: 'V yi ge N' and varia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9:1655-1672.
- Brinton, Laure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5.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ybee, Joan L., Revere D.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1980. *Zhongguohua de Wenfa* 中國話的文法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translated by Pang-Hsin Ti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Chen, Xiu (陳修). 1993. *Meixian Ke Fangyan Yanjiu* 梅縣客方言研究 [A Study on Meixian Hakka Dialect].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Chiang, Min-hua (江敏華). 2006. Dongshi Kejiahua "tung" yu "bun" de yufa tezheng ji erzhe zhijian de guanxi 東勢客家話「同」與「分」的語法特徵及二者之間的關係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ung* and *bun* in Dongshi Hakka and the relatedness of the two marker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2:339-364.
- Chui, Kawai (徐嘉慧), and Huei-ling Lai (賴惠玲). 2009. Guoli Zhengzhi Daxue Hanyu Kouyu Yuliaoku 國立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料庫 [The NCCU Corpus of Spoken Chinese: Mandarin, Hakka, and Southern Min].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6.2:119-144.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02. *Cihuihua: Hanyu Shuangyinci de Yansheng he Fazhan* 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 [Lexicalization: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 Chinese Disyllabic Words*]. Chengdu: Sichu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Executive Yuan, the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2010a. *Keyu Nengli Renzheng Jiben Cihui: Chuji (Sixian Qiang)* 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初級（四縣腔） [*Basic Lexicon of Hakka Language Proficiency Certification: Elementary Level (Sixian Variety)*]. Taipei: The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Executive Yuan. Website: <http://kaga.hakka.gov.tw/mp.asp?mp=100>.
- Executive Yuan, the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2010b. *Keyu Nengli Renzheng Jiben Cihui: Zhonggaoji (Sixian Qiang)* 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中高級（四縣腔） [*Basic Lexicon of Hakka Language Proficiency Certification: Intermediate and high(er) Level (Sixian Variety)*]. Taipei: The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Executive Yuan. Website: <http://kaga.hakka.gov.tw/mp.asp?mp=100>.
- Givón, Talmy. 1971.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 an archaeologist's field trip.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CLS)* 7:394-415.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 Grice, Herbert P. 1957. Meaning. *Philosophical Review* 66.3:377-388.
- He, Gengyong (何耿鏞). 1993. *Kejia Fangyan Yufa Yanjiu* 客家方言語法研究 [*A Study on Hakka Grammar*].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pper, Paul 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1, ed. by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 Bernd Heine, 17-35.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urafsky, Daniel. 1996. Universal tendencies in the semantics of the diminutive. *Language* 72.3:533-578.
- Lai, Huei-ling. 2002.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verb DO in Hakk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0.2:370-391.
- Lai, Wen-ying (賴文英). 2010a. Keyu de yiwen daici 客語的疑問代詞 [Interrogative pronouns of Hakka]. Grant program for Hakka academic research, The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Executive Yuan, Taiwan.
- Lai, Wen-ying (賴文英). 2010b. Jiang “me”: jianlun Keyu de yiwen daici 講「麼」：兼論客語的疑問代詞 [On “me” and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s of Hakk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Teaching, October 15-16, 2010. Miaoli: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 Lai, Wen-ying (賴文英). 2011. Keyu de zhishi daici 客語的指示代詞 [Demonstrative pronouns of Hakka]. Grant program for Hakka academic research, The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Executive Yuan, Taiwan.

- Lin, Lifang (林立芳). 1999. Meixian fangyan de daici 梅縣方言的代詞 [A study on pronouns of Meixian dialect]. *Daici* 代詞 [Pronouns], ed. by Rulong Li & Song Hing Chang, 176-200.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Liu, Danqing (劉丹青). 1999. Wujiang fangyan de daici xitong ji neibu chayi 吳江方言的代詞系統及內部差異 [The pronouns and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of Wujiang dialect]. *Daici* 代詞 [Pronouns], ed. by Rulong Li & Song Hing Chang, 102-125.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Liu, Jian (劉堅), Guangshun Cao (曹廣順), and Fuxiang Wu (吳福祥). 1995. Lun youfa Hanyu cihui yufahua de ruogan yinsu 論誘發漢語詞彙語法化的若干因素 [On certain factors in Chinese lexical grammaticalization].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5.3:161-169.
- Liu, Lu (劉璐). 1984. *Jingpozu Yuyan Jianzhi: Jingpoyu* 景頗族語言簡志：景頗語 [Introduction to a Language of the Jingpo Nationality: Jingpo].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Liu, Yingxiang (劉英享). 2000. *Dongshi Kejiahua Qingtaici Yanjiu: Bing yi "Oi" yu "Voi" Wei Li Tan Yufahua* 東勢客家話情態詞研究：並以「愛」與「會」為例談語法化 [A Study of Tungshih Hakka Modalit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Grammaticalization of Oi and Voi].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MA thesis.
- Lo, Seo-gim (羅肇錦). 1984. *Keyu Yufa* 客語語法 [Hakka Grammar]. Taipei: Student Book.
- Lo, Seo-gim (羅肇錦). 1990. *Taiwan de Kejiahua* 台灣的客家話 [Hakka Dialect in Taiwan]. Taipei: Taiyuan Press.
- Luo, Meizhen (羅美珍), and Xiaohua Deng (鄧曉華). 1995. *Kejia Fangyan* 客家方言 [Hakka Dialect].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85. *Jindai Hanyu Zhidaici* 近代漢語指代詞 [Pronouns and Demonstratives in Modern Chinese]. Shanghai: Xuelin Press.
- Ministry of Education (教育部). 2006. *Jiaoyubu Taiwan Kejiayu Changyongci Cidian* 教育部台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Taiwan Hakka Dictionary]. Taipei: Ministry of Education. Website: <http://hakka.dict.edu.tw/>.
-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for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eds.) 1987. *Zhongguo Shaoshu Minzu Yuyan*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Chengdu: Sichu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Ota, Tatsuo (太田辰夫). 1988. *Chūgokugoshi Tsūkō* 中國語史通考 [A Historical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Tokyo: Hakuteisha.
- Ota, Tatsuo (太田辰夫). 1991. *Hanyushi Tongkao* 漢語史通考 [A Historical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ed by Lansheng Jiang & Weiguo Bai.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 Pek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ds.) 1995. *Hanyu Fangyan Cihui* 漢語方言詞彙 [Lexicons of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Roberts, Ian. 2010. Grammaticalization, the clausal hierarchy and semantic bleaching. *Gradience, Gradualnes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ed. by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 Graeme Trousdale, 45-73.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05. Yuyongfa de yufahua 語用法的語法化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pragmatic principles]. *Yuyongxue* 語用學 [Pragmatics], ed. by Chensong Yan & Hang Gao, 487-502.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Shi, Yuzhi (石毓智). 2004. Liangci, zhishi daici he jie gou zhuci zhi guanxi 量詞、指示代詞和結構助詞之關係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lassifiers, demonstrative pronouns and constructional particles]. *Hanyu Yanjiu de Leixingxue Shiye* 漢語研究的類型學視野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76-97. Nanchang: Jiangxi Education Press.
- Su, Lily I-wen (蘇以文). 2010. Yuyongxue de fazhan yu zhanwang 語用學的發展與展望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ion of pragmatic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12.1:128-135.
- Talmy, Leonard.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3: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ed. by Timothy Shopen, 57-149.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lmy, Leonard.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2 Vols.). Cambridge: MIT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89.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5.1:31-55.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ed. by Dieter Stein & Susan Wright, 31-54.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03. 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 *Motives for Language Change*, ed. by Raymond Hickey, 124-139.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and Graeme Trousdale. 2010. Gradience, gradualnes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How do they intersect? *Gradience, Gradualnes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ed. by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 Graeme Trousdale, 19-44.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Wang, Huayun (汪化雲). 2008. *Hanyu Fangyan Daici Lunlue* 漢語方言代詞論略 [A Study on Chinese Dialect Pronouns]. Chengdu: Bashu Shushe.

- Wang, Li (王力). 1980. *Hanyushi Gao* 漢語史稿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00. Donghan Wei Jin Nanbeichao zai yufashi shang de diwei 東漢魏晉南北朝在語法史上的地位 [The position of the Eastern Han and Six Dynasti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r]. *Chinese Studies* 18 (special issue): 199-230.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03. Shanggu Hanyu dao Zhonggu Hanyu yufa de zhongyao fazhan 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語法的重要發展 [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s of grammar from Old Chinese to Middle Chines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 by Dah-an Ho, 75-106.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04. *Han Wei Liuchao Chengdaici Yanjiu* 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 [A Study of Pronouns in the Han and the Six Dynasties].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Xiang, Mengbing (項夢冰). 1993. Liancheng (Xinquan) fangyan de yiwen daici 連城（新泉）方言的疑問代詞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s of Liancheng (Xinquan)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93.3:176-184.
- Xiang, Mengbing (項夢冰). 1997. *Liancheng Kejiahua Yufa Yanjiu* 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 [Studies on Grammar of Liancheng Hakka].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Xu, Baohua (許寶華), and Ichiro Miyata (宮田一郎). (eds.) 1999. *Hanyu Fangyan Dacidian* 漢語方言大詞典 [Chinese Dialects Dictiona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Zhang, Huiying (張惠英). 1982. Shi “sheme” 釋「什麼」 [On “what”].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2.4:302-305.
- Zhao, Rixin (趙日新). 1999. Shuo “ge” 說「个」 [On “ge”].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1999.2:36-52.

[Received 15 December 2010; revised 9 November 2011; accepted 2 March 2012]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Providence University
200 Chung-Chi Road
Salu District, Taichung 433, Taiwan
a_yinglai@yahoo.com.tw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ma* Interrogatives in Hakka

Wen-ying Lai

Providence University

By 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 study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ma* interrogatives in Hakka. We propose that *ma* in Hakka is a pre-bounded interrogative morpheme. We hypothesize that the interrogatives *ma ge* and *zo ma ge* were probably phrases. After having undergone reanalysis and because of pragmatic factors, they went through lexicalization. Meanwhile, they were also grammaticalized. The productive construction “V *ma ge*” is a result of grammaticalization by reanalysis, analogy and pragmatic strengthening which always depend on context.

Key words: interrogative, *ma*, Hakka, lexicaliz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pragmatic strengthening